

六十年 短篇小說 選評

鄭傑光

小鎮印象

作者：馮輝岳

原載：「臺灣文藝」四十二期（六十三年一月號）

我們曾讀過大量的軍中作家創作的以軍中生活為背景的短篇小說，但是，由於此一類型的小說往往主題暴露，不知運用迂迴烘托的技法，生活內容未經過披沙瀝金的藝術化之變形，以致於往往失之節奏遲鈍，平鋪直敘，無法深深感動吾人心靈。

馮輝岳的「小鎮印象」寫出了一種獨特的味道；這個故事，既不曲折，更不浪漫，它只是一個很平常的故事，只要我們曾經在軍中服役過，我們將會益覺親切，本文主角李煌的逃亡事件發生主因是由於「一種模糊的情懷」，他企圖改變生活，改變命運，他相信有一天他會快樂，但「生活是一個陷阱」，他陷得太深以致無力自拔，逃亡使他受到了五年有期徒刑的處置；整篇小說中縈迴著三島由紀夫「仲夏之死」一書所引用的波特萊爾的詩句的氣氛：

「在那豪華的夏季，我們會深刻的被死亡所感動。」

馮輝岳寫閱讀「仲夏之死」之後的情緒是熱帶與死交纏，使他感到極端懊惱，這正是他着力營造本文，所帶予吾人的情緒。

許多人都都在軍中服役，都受得了嚴格的管理、訓練，軍中生活不但鍛鍊年輕人的體魄，也可鍛鍊年輕人的意志力，以備他日步入社會，能够承受得住可能遇到的種種打擊。不過有些年輕人平常自由懶散慣了，害怕當兵。「小鎮印象」中的李煌就忍受不了軍中的規律生活。他並不像我——阿東一樣多愁善感，而他的過失何以會帶給阿東懊惱的情緒？這是在平淡的故事中突出的，令人感動的部份。

開首，作者即寫出進駐龍鎮的景況，接受傘訓新兵的恐慌，「李煌黑褐的面孔，彷彿罩着一隻蝙蝠的巨大形影」，與龍鎮「明朗的天空和滿地燦爛的陽光」成一強烈對比，而且，「夢裏的天空是一個個往下墜落的死亡」，這恐怖陰鬱的氣氛，由此開展而籠罩全篇。

馮輝岳的文字，結構是經過緊密的錘鍊與壓縮的，這是他長期努力創作的結晶，吾人曾讀過他許多零散發表的散文與小說，由於遷就報刊雜誌的風格、水準，他無法保持他的進步，但他能鍛鍊到今天這個水準，不能不歸功於過去不斷的勤練寫作。「小鎮印象」的文字是由詩語蛻化而來，並能造成一憂鬱的氣氛，且能以極精簡而切確的文字交待出一整體的印象，如：

「高塔。星星。鋼索。椰樹的長影。那晚，我在無知的想像中輾轉入夢。」（起始）

「初抵龍鎮的恐慌。躍出機門的空茫。黃塵中的奔闖，生死置之度外的日子，午夜夢回故鄉的愁情。一切的一切都隨着夏日的來到宣告結束。」（退伍前）

而整篇的結構則緊密地環繞着主角李煌進行，使用大量的敘述語，並穿插精彩、適當的對白，而活生活現了部隊生活的狀態與士兵李煌的心態；尤以我與李煌在鄉間的房屋對談，和「十六號」談話的兩篇不僅造成了節奏的活潑，並由主角、十六號兩人的言語寫出李煌的逃亡原因：

「一種單純的思念」。

這是自人性的情感部份立論的，馮輝岳在全篇文章中抓着這一論點來說明一個士兵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他有這種獨特、奇異的觀念，因為軍隊是一個男性的組合體，它充滿了剛性的生活，這些部份被馮輝岳寫得極為生動引人，沒有真實而豐富的部隊生活是不可能描繪得如此細緻傳神的；老兵對「菜鳥仔」曖昧地傾訴生活的苦楚；李煌不敢跳跳塔，終由懦夫化作勇士；連長是一個長臉，「屁股大得像戰車」，好罵人的山東大漢，老是照着規章來訓練部隊，因此士兵在背後叫他「大呆」，他嚴格要求李煌的服裝，以致於幾乎把他的褲子拉下來，而士兵們出公差則摸魚、睡覺；李煌性似陰柔，實則剛強，他能吃苦，也敢與好鬪的郭兩傳挑單個兒，最後由於婚後覺得妻子孤孤單單地，怪可憐的，而闖下滔天大禍——逃亡。

而最不幸的是，他為妻子逃亡，受刑期中，這個年輕的妻子竟不告而別，馮輝岳用一封李煌的信來結束全文，並說明他的感受：

「我一點也不怪怨，一個已婚的女人如何去忍受空閨的煎熬？我還能給她什麼呢？一切是這樣的破碎。我什麼都沒有了。對於我此刻悲苦的生命而言，生與死已經沒有多大差別。」

一個卑微的士兵，為一己的觀念所困而身陷牢獄，他的生活的確是「生與死已經沒有多大差別」，馮輝岳從一個平淡的故事，悲苦的生命中挖掘到人性的弱點，透過嚴密的結構，錘鍊的文字，精彩的生活寫實手法，展現了一個藝術的天地。

迴旋

作者：夏綠茵

原載：「婦女」雜誌六十七期（六十三年四月號）

在大學生活中，很多年輕人都曾有戀愛的經驗，由於標榜「自由戀愛」，白馬王子、「一年驕，二年傲，三年拉警報」的諺語遂騰傳衆口，而其中的酸甜苦辣，更非局外人所能知。

夏綠茵的「迴旋」，是一篇相當富有寫實意味的作品，加以第一人稱作單一觀點的敘述；真摯感人，讀其文，吾人能進入她的世界，她的筆緻細密自然，不見斧痕，爲什麼許多人都寫此一類型的故事，而唯獨她的「迴旋」突出？真實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因素的。

故事從她的一幅入選學校畫展的畫「迴旋」展開，她特別強調「那是我極度惆悵的時候畫的，用了很濃很暗的色彩，線條很模糊，猛一看，就能覺出那股沉滯和壓力」，在此後的情節發展中，也就呈露了作者醞釀與寫作此一作品時之心緒——「惆悵」，以及全篇的色彩、線條——濃暗模糊，因而能獲致短篇小說創作的效果——「沉滯」與「壓力」，作者夏綠茵筆齡雖淺，但運用文字，組構技巧，氣氛的醞釀與營造，都甚見心血；雖在文壇上仍是新人，却顯示了她的可塑性。

畫展中，她知道了維廉，「才氣縱橫，却也自大得很」，「他又喜歡做出一付似笑非笑的樣子，我覺得他實在是有些陰陽怪氣，每天都穿那種花得不能再花的襯衫，下擺還剪了一大堆鬚鬚，看起來很流氣。」，這一段文字的組合，自然而鮮活，使人如見其人，作者的白描功夫頗爲着力。

此後，夏綠茵再寫維廉撞了一鼻子灰的故作瀟灑，對照她自己的傲，都顯示了她對大學男生、女生外型、

心態的入微觀察；在這不自覺的過程中，她加入了大學中的許多活動，用以推展情節，逐漸顯示出男性的魅力與女性虛偽之崩潰，她以場面的熱烈生動景況，象喻男性生命力的蓬勃跳躍，對應的是女性對此一魅力不自覺的發現、驚訝，而漸漸扭轉了場面與形態。

吾人可以發現：

大學生活		女性	男性	愛情發展
畫展	上風	下風	零	零
園遊會	上風	下風(漸變)	零	零
辯論會	下風	上風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露營	下風	上風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學校生活	平行	平行	大有進展	大有進展
夏天	平行	平行	瘋狂	瘋狂
大三開學	平行	平行	苦悶	苦悶
秋	下風	上風	爭吵	爭吵
生日	平行	平行	平靜	平靜
家教	下風	上風	鬧翻	鬧翻
大三一年	下風	上風	痛苦	痛苦
合唱	平行	平行	復交	復交
男畢業	平行	平行	熱戀	熱戀
男出國	平行	平行	告別	告別
男贈書	上風	下風(被遺棄)	回憶	回憶

一部大學生戀愛史簡直就是一部男女爲了自尊的鬭爭史，其中多少曲曲折折，「女人心，海底針」，一點都不錯，由一個女性來寫作此一作品，正是最恰當不過，女性心理的微妙分析在「廻旋」中，可大見端倪，男生越是追求得厲害，女生越是高高在上，甚至裝着沒看見，其目的只是爲了要懲罰男生，讓他白白在牆外「站崗」，這是初期的「驕傲」；然後是儘管仍裝着忍辱，不動氣，視若無睹，事實上，她已感到男性的壓力，再發展下去，男性的自尊也逐漸上升了，不理她，更變本加厲的氣她，女生真是恨死了男生，但辯論會後，女生失態了，躲入實驗室，停止社團活動，可是她的芳心却是佛洛伊德所描寫的「海水中的冰山」，終至不自覺的折服於男性的魅力；於是，在男生的一連串猛追下——送畫。女生終於完全傾心，等到露營，女生已欲逃無力；露營歸來，兩人終於開始了戀愛；夏天，進入狂戀階段，秋天，由於天天在一起，男性主觀、自我意識、自尊大強，二人終於鬧翻，復交後，兩人珍惜愛情，不再互相傷害，「繞了這麼多彎，我們怎麼又都回到原來那點了呢？早知如此，何必相識。哎！」作者夏綠茵真寫活了「廻旋」，各種各樣的廻旋，實質的、理念的、結構的，不斷使用的重複技巧，點出了鮮明的主題，她一次又一次地透過畫——自己畫的、葉維廉畫的、書封面的畫，書的名字，兩人的戀情，層層糾結，造成一氣呵成的效果。

學生時代的戀愛，最後往往沒有結果。至於男生被遺棄似乎是命運中註定的悲劇，十八、九歲的大學女生正是作夢的年齡。隨着年歲的增長成熟她會選擇自己的另一條路，雖然，她會懷念那一段年輕的時日。就這樣，信心堅定的男性却已成了犧牲品。

因此，夏綠茵在「廻旋」中的心理分析，正精確地寫出了大學女生的戀愛觀。戀愛與人生的永恒是兩回事，「人不能老活在過去和回憶中，應該往前看，向前走，今天畢竟有許多要做的事。」男孩子總要很慢才會明白過來自己當年爲何在情感上敗北，爲何初戀情人往往不會成爲妻子？讀夏文可知矣。

拾玉鐲

作者：季季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六十三年十月二十至三十一日）

近年來，我國由於工商發達，對外貿易額數連年劇增，國民所得亦逐年增高，相對地，文學、農業等不賺錢的行業遂被人輕視，固有的民族遺產——禮教、風習、典章、文化亦有漸趨湮沒之勢，現實主義的社會性浪濤正掩覆着我們這古老的民族，此一態勢，有增無減，令人憂慮；幸而，心智敏銳的文學家已發現了這個局面，而紛紛地回到民族文學的園地，以現代的思想、技法剖視固有的傳統，從對立中企圖尋回並重建溫潤的民族之光。

前期的季季是個充滿現代感的新銳，在故事、氣氛、結構上都表現出驚人的橫溢才氣，早在民國五十四年榮獲全國青年才藝競賽小說類得獎作品「擁抱我們的草原」中，即已吐露了端倪，洋溢着感人的民族感情。

因而，「拾玉鐲」呈現出更為繁複多姿的民族文學型態，乃是必然的現象，「拾玉鐲」是一篇自傳體的小說，充滿了社會性與感人的成份，在結構上、故事上、文字上，季季並沒有矯揉做作的生硬，反而顯出圓熟、自然的風味，典雅嫺靜，引人入勝。

此一作品，最引人注意的當是它沒有結構的結構，在散文綿密的第一自我敘述中，季季一層一層地剝開了朦朧的簾幕，三叔的來信是傳統的呼喚，對於善感敏銳的我——短篇小說作者——而言，是遙遠而有力的，於是，年齡最小的她負起了傳承的責任，作傳統（重情、重義）、現代（拜金、現實）之間連絡的橋樑，然而，她得到的却都是令她寒心的答覆，爲了可憐三叔的「良心與孝心」，她自作主張地說她們全會返鄉祭拜曾祖母

；到約定的日期，居然全體到齊，來的原因一揭穿，不由令她起了一身雞皮疙瘩；結果，這些企圖瓜分曾祖母陪葬物的都市人、讀書人全被三叔罰跪，她對着曾祖母的遺物——玉鐲，不禁垂淚；故事是如此單純，結構却經由她的兩次打電話而述及這個大家族成員的現狀、觀點，運足匠心，費盡心血，這是「拾玉鐲」的都市（現代工業社會）背景。

農村（傳統農業社會）的背景則經由這羣遊子之返家而展現，祖居的園林，大廳、神案，三叔、大樹、三姊，這些人與物，被描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加上動人的諷喻，結尾，使全文顯得極有層次，極具氣勢。因此，「拾玉鐲」是一篇有豐富生活底子的寫實作品，沒有都市生活，沒有鄉野童夢，沒有這一羣現代青年的抽象代表，季季將不可能展現如此的景況、心態；是以本文是現代、傳統社會、人物的縮體，季季透過生活與透徹的洞察力而獲得其真相，並加以藝術化的變形而揉和成如此動人的作品，吾人可以在以下的章句間發現作者思想的原體：

「上次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別儘寫那些小貓三四隻的短篇！要寫，就寫一部大堆頭的，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愛情故事才容易賣錢哪……」。

這是她對純文學的堅持與她對言情小說的感喟，這正是現代的社會現象，商業至上，娛樂第一，短篇小說的生命萎縮了。

「我不但要回去，我還要帶你堂嫂回去，讓她見見我們的老家，我們的曾祖父也好，曾祖母也好，甚至將來我們的祖父祖母也好，只要是我們的祖先撿骨，都是隆重的大事，都該回去祭拜。我們是讀了書的人，讀書人該知書達禮，不能數典忘祖呀，要不然，三叔會笑我們的。三叔就只那一個白痴的兒子。說來也可憐，那兒子連我們李家的姓氏都不會寫……」。

這一段現代知識份子的慷慨陳詞，正是季季的心聲，也是對現代知識份子的揶揄，更是對癩直樸實的大樹、三姊的禮讚。

現代知識份子不會不懂以上的道理，只是平常被金錢弄昏了頭，才會迷失至此；因此，季季在「拾玉鐲」中不是光要說一個故事，而是要用這個驚人的事實來震撼現代人的心靈，喚醒我們失落的理性、情感，告訴我們在金錢之外，仍有濃郁的情感不是區區金錢所能買到的，她這篇作品含有喚醒忠孝的教育意義。

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思考，我們將會發現「拾玉鐲」中所蘊含的無形的對立，現代社會、人物與傳統社會人物的對立，在形象上是繁榮的外觀與貧苦的外觀，車水馬龍的電視公司、廣告公司、股票公司，靜謐安祥的紅磚大瓦房，林園，田野；以及貪慾無窮，土地賣了都不够，還企圖瓜分曾祖母陪葬物的一千人等；肅穆憤怒、只會看家的大樹，黧黑勤苦、唇厚如子的三叔、三嬸；這一幅形貌、心態迥不相同的浮世繪鮮明而銳利；尤其是白痴大樹更是令人喜愛，他被刻劃得最爲成功，最能代表作者的理念，雖是白痴，却最能顧家，反觀那些「聰明的唸書人」呢？却是一羣敗家精，這個人物使人不由想到大衛連「雷恩的女兒」中的啞巴，外形猥瑣卑賤，却是心地高貴的巨人。

總之，季季的「拾玉鐲」是一篇耐咀嚙，更耐思索的佳作，它自然而寫實，富諷刺性，更富教育性。

去白雞彼日

作者：陳雨航

原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六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至七日）

以少年生活作爲創作素材的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必然是對其生活、心理、語言有深刻描寫，方可感動吾人心靈，米契斯的「愛的教育」、維拉凱靈的「原野長宵」、薩洛陽的作品是爲典範。

陳雨航的「去白鷄彼日」，是一篇傑出的少年小說，他透過一個國中學生文華的觀點，以現在進行式的寫實技法與回溯過去式的意識流插接，生動地傳達了這個少年的心態、情感，故事的進行往往在現在式中突然迸發痛苦的過往，一如電影剪接的運用，使這個平鋪直敘的故事有了立體感，它的結構雖是以童言作為主要的文學工具，但它却自然流暢地映現了，少年心中的宇宙與其目擊的天地，由文華醒來想白鷄關公廟的大刀，插入在同春堂摸大刀被罵的憤怒，再寫母親的職業——賣菜，間接敘其家庭的困苦；其後再發展為他想參加學校的遠足，由於要求未能滿足，他遷怒於妹妹和追求他寡母的同春堂接骨所主人羅假仙，侵犯到母親的威嚴而被掌嘴，掀起第一個高潮，這是第一個階段，已將重要的人物、身分介紹清楚；在第二個階段中，則充斥着綿密的想像，由文華對白鷄的想像，想到旗山的白鷄，以往郊遊六龜的記憶，再回到現實，母親早起賣菜，照顧子女的辛苦，他對母親的懷恨，上學時，英語老師提到蘋果的英文字（按，作者已將此段刪除）重將此一重要道具再現於讀者的印象中，為了郊遊的野餐點心，他終於偷了母親的錢，此時母親的錢包又促使他的意識流動到旗山。（小時候和媽媽上街買東西，旗山那條長長的林蔭路，木屐喀喀喀喀，倚着媽媽的手，媽媽的手，腋下的皮包，從那裏掏出角子，玻璃瓶裏的棒棒糖……皮包，旗山，埋在這裏……）。

這段朗誦詩風的意識流後，他遇到劉媒婆又來說媒，他踢了空罐頭以示憤怒，而結束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是以好吹牛的郭三仔說他父親如何為他買口香糖、蘋果，被阿財揭穿他父親已死，郭惱羞成怒，說同春堂主人是文華之繼父，惹火了文華，將郭痛打，次日，慈愛的母親畢竟為文華買了兩個橘子，文華猶懷恨着，到白鷄的路上，他又想像着白鷄撲翅之聲大若山岳，山河夾峙的路使他回想往六龜的路徑，到白鷄後，關帝廟的關刀比同春堂的還小，使他洩氣，於是，他仰望着的白雲化為被父親殺了酒下的白鷄，同時，他也想起了父親的車禍身亡，看着母親給他的橘子，就在此時，橘子被老師踩碎了，他一直哭泣着。經由以上嘔心瀝血的經營，陳雨航完成了「去白鷄彼日」的精美創作，雖然進行到郊遊途中一節氣勢較弱，但就整體而言，他的努力、才氣是應予重視的。

文華的橘子被蹂躪一節是全文氣勢聚集的焦點，它表現了陳雨航的悲憫之心，文華這個失父的孤兒，一直生活在懷念父親之中，在他解除對母親的敵意後，正在欣賞代表母親的慈愛的橘子時，它竟又遭到了毀滅性的踐踏，這個橘子的價值大過蘋果，它代表了母親、文華之間的重新交通，這是一個溫暖有情的宇宙，因此，難怪文華一直哭泣着，這是陳雨航的生活所塑造的意境，在這冷酷無情的時代中，它具有最爲動人的意義。

在語言的運用上，陳雨航成功的運用了兒童的閩南語，王禎和所慣常使用，且至爲成功的語言是屬於成人的，因此，陳雨航的運用是創造性的，突出的，由於這語言的成功，使全篇都洋溢着少年的愁情、快樂，某些字音義合一，充滿意象，達到了中國文字「形聲」、「會義」的基本原則，像「騙笑」、「黑白講」（由閩南語直譯爲國語）、「不够看」（同上）、「假仙」、「假仙假值」（同上）、「湊脚手」（同上），然而，也有一些字詞的傳達性較差，如果不懂閩南語的勢必無法了解其意義，這就造成了以詞害義，形成了語言的機障，如果此風一長，那麼，中國三十五行省之人，都廣泛地運用地方的語言來寫作，則地方文學興，而民族文學休矣，此事不可不在藝術創作之外注意及之，如：

「假博仙」：「假」、「仙」二字尙可解，「博」字則不易解，應作「吹牛」解。

「鳥仔賽」：「賽」是音譯，用得不好，用「尿」字意義一樣。

顯然，「去白鷄彼日」正是作者的教師生活之文學化，在他發表於師大「人文」雜誌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爲數甚少的作品中已爲吾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生之禮讚」：「公羊」、「拜占廷」、「納西撒斯和他的鏡子」、「土」、「放逐」等篇，無論形式，內容都是新銳的；而「去白鷄彼日」，更回到了中國、鄉土、現代，治中、西技法於一爐，活學活用閩南少年語言，雖然在結構上有小小的瑕疵，但他對生活的吸納、提煉，文學技法的創新，却是值得吾人加以重視的，讓我們期待「去白鷄彼日」後陳雨航的進步。